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吳忠偉

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

摘要

為徹底落實人間佛教即世而修之理念，在大乘佛教菩薩行「善巧方便」法門的基礎上，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日常語義世界中的「靈巧」一詞與「靈活」語合重構，賦予「靈巧」以新義，以此給出作為菩薩行者的「靈巧人」形象。「靈巧人」以「善於讚美」、「藉助藝文」以及「巧用時間」等「靈巧」之法，最大程度地協調了人際關係，接引了信眾，開發了生命潛能，從而將人間佛教菩薩行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。

關鍵字：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善巧 靈巧 靈巧人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前言
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確乎立足於「人間」，而不是空言虛說：日常生活，事事皆是修行；人間百事，件件皆有妙用。在某種意義上講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已將佛教的「人間性」發揮到了極致。若可以比喻的話，那麼星雲大師恰如一名煉丹大師，任何材質之物到其之手，經其一用，即有點石成金之功效，實在令人讚歎。故常人還在執著於分別見，以「日常生活」為佛教修證之障礙、阻隔時，星雲大師已對日常之語、日用之行有一點石成金之妙用。經此妙用，日常用語、日用之行即非「粗法」，而成為「妙法」，從而獲得了新生。與此關聯，在此要特別提及的是星雲大師給出的「靈巧人」形象，此對筆者觸動極大。如果說，星雲大師以「給人因緣」是佛陀開示我們的一句最美麗的話，那麼，「靈巧人」則是星雲大師給出的一個最別致、最有趣味的「靈巧」之說。

一、「靈巧人」形象的給出

「靈巧人」形象出自星雲大師《迷悟之間·學習靈巧》，文云：

靈巧的人，一個問題來了，他一定會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甚至有更多的解決方案；靈巧的人，每走到一個地方，他一定會把東、西、南、北的空間方位，都能了然於心。靈巧的人做事，他能關照到前、後、左、右，面面俱到；靈巧的人處世，他的心中會有你、我、他、人，不會自私。靈巧不是呆板，靈巧不是執著。靈巧的人會觀照全域，處世周全；靈巧的人能善解人意，為人設想。凡事只想到自

己的人，就是笨拙；凡是能處處體諒別人，就是靈巧。¹

以「靈巧的人」作為菩薩行者的一個形象表現，這的確是有點別出新意，但也讓人產生某種疑惑。因為在世俗語義世界中，「靈巧」有其特定的意涵，當我們以「靈巧」指說一個人的時候，是有其世俗語義上的肯定價值的，但如何可能將此「靈巧人」與菩薩行者形象連繫起來呢？為此，我們必須對「靈巧」一詞的語義作一分析。

首先，我們可以將「靈巧」與「靈活」對比分析一下。世俗語義世界中的「靈巧」同「靈活」有語義相近處，但不完全相同。一般來說，作為一語詞，「靈活」之日常語義是指為人行事上的一種狀態與表現，乃是相對於一般所云的「死板」（所謂「不變通」）而言。相對於「靈活」偏指一個人之為人處世上的姿態與能力表現，「靈巧」偏指一個人在操作「事物」時所表現出的能力與狀態，即不是很笨拙費力的樣子。兩相比較，我們似乎可以說：「靈活」形容一個人之「為人處世」，「靈巧」則形容一個人之「對物做工」；從構詞來講，二者語義之別在於，前者落在「活」上，而後者重在「巧」上。然更重要一點差別在於，雖然世俗語義世界中的「靈活」與「靈巧」均有其價值維度上的「中性」與「兩可性」，但相對來說，「靈活」作為貶義詞的使用頻率遠高於「靈巧」。

譬如，我們可以讚賞某人為人懂應變，不呆板，「很靈活」；但同時，當我們說某人「很靈活」的時候，也可能暗喻其過於靈活，完全是沒有原則的騎牆做派。相反，當我們形容某人「很靈巧」的時候，一般乃是「褒義」用法，至少是對之作「中性」義解，而很少帶有貶斥義。此中的原因可能在於，「靈活」乃是「應世」對

1.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中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92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

星雲大師規劃指導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整體建築設計，處處體現靈巧與用心。

「人」，而「靈巧」則是「做工」對「物」；對「人」太活，則物極必反，對「物」雖極盡巧奪天工之能事，而人猶嫌「巧」之不夠，欲窮其極。可見，在世俗語義世界中，相對於為人行事之「靈活」，對物做工之「靈巧」因其「技術」性特質，而葆有其「中性」維度。明乎此，則我們或可理解星雲大師之取「靈巧」之舊詞而賦其新義。

如上所說，「靈巧」與「靈活」組詞中均有「靈」字，而有「對物做工」與「為人處世」意涵之別。故而日常生活中，我們一般以「靈巧」形容某人之「做事」、「做工」（譬如某某人「有一雙靈巧的手」），而以「靈活」說明某人之「處世」。雖然我們有時也可以用「靈活」形容某人之做事、做工，如說某人「很靈活地操縱著方向盤」，但我們很少會用「靈巧」來形容某人之「為人處世」。

事實上，在形容某人為人處世時，我們另有「乖巧」一詞，其語義維度是包含「靈活」方面，但因此一語詞偏用於女子、小孩身上，故其義不止於「靈活」，而有強調「乖」、「巧」的一面。

既然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可以用帶有「巧」字的「乖巧」來形容某一類人的為人處世，那麼可否用「靈巧」一詞呢？基本不可以，如果這樣用的話，一般會被認為是「用詞不當」。既然如此，星雲大師如何基於其人間佛教之理念而給出「靈巧人」形象，用以說明踐行菩薩行的人間佛教行者之處世「靈巧」呢？換言之，如何可以用「靈巧」說明某人之處世為人，而不認為是「用詞不當」呢？

事實上，星雲大師之「靈巧」雖與世俗語義世界中之「靈活」一詞同用以指人之為人處世，然其意涵之豐富與倫理維度非後者所能涵蓋。個中原因在於，星雲大師所用之「靈巧」雖是一舊詞，而實乃對「靈活」與「靈巧」之義綜合而成之新詞，故有一兼義：由前者，取應事對人時的「隨機變通」；由後者，則取操作事物時的身體姿態、行為狀態，所謂「用巧力」、「用巧勁」。星雲大師用「靈巧」來形容一個人之為人行事，實說明其在「為人處世」上不單純是「隨機變通」的能力表現，更有「巧」之表現。那麼，何謂在「為人處世」上的「巧」呢？這不由讓我們聯想到大乘佛教菩薩行「善巧」（善巧方便）之「巧」。由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，其間有一銜接關係與推進性。

所謂「善巧」（善巧方便），乃是大乘菩薩行法。²不同於聲聞乘偏重清修自度，菩薩乘則根本立足於世間度生，為此要求菩薩行

2. 關於「善巧方便」概念，可參見程恭讓：《佛典漢譯、理解與詮釋研究——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》（上下卷）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者必須能於濁世紅塵，對機種種眾生，藉用種種「方便」法門。之所以在「方便」之前加上「善巧」二字，乃緣於此「方便」不是為方便而方便，而是基於空性智慧與慈悲精神而給出，故具有「善巧」性。當然，這裡還是需要解釋一下「善巧」一詞。其實從漢語構詞來說，「善巧」就是指「方便」，「善巧方便」乃是一同義反復之片語。所謂「方便」（梵語 Upāya），音譯作「漚波耶」，乃十波羅蜜之一，其意涵歸納為四種，其中第一種即指「對真實法而言，為誘引眾生入於真實法而權設之法門」，³故稱「權假方便」、「善巧方便」。顯然，「善巧方便」一詞不是只單純的表達「方便」，而是要突出「方便」的兩個維度：「善」，指向的倫理性；「巧」，施行的有效性。

因此，儘管從構詞分析來說，「善巧方便」可視為同義反復，但其還是一偏正式構詞：善巧的方便。修飾的主詞乃是「方便」。由此亦可推論：從構詞來說，作為十波羅蜜之一，「方便」乃是「善巧方便」的基本組成，而「善巧」則是對「方便」的修飾與說明。作為名詞，可以說「方便」，也可以說「善巧方便」，但不可單獨說「善巧」。此點說明，由於是作為修飾成分，「善巧」乃依從「方便」而不單獨使用，故而「善巧」未獲得其獨立的語義價值；這反過來說明，「方便」（善巧方便）雖然「善巧」，畢竟是「方便」，因為從根本來說，「方便」乃是對眾生的一種策略、手段，而不是實相根本。就此而言，「方便」雖是「善巧」，是善且巧，但根本還是一「巧」，即也是「權假」或「權」，此「權宜」性不可改。如此，「善巧」終未獲得其正面價值。而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，

3. 星雲大師監修，慈怡主編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（2）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佛光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 5 版影印，頁 1435 中。

雖同為「巧」，且只一字之差，但後者不唯獲得了其獨立性價值，且有其特別之意涵。

二、「靈巧」之法

相對於「善巧方便」之「善巧」，星雲大師基於人間佛教理念而給出的「靈巧」自然關聯於前者，但較諸前者，有一特別之發展：將「方便」（善巧方便）予以正面處理，通過對「靈巧」的提倡，將依從於「方便」之「善巧」，轉化為具有獨立價值之「靈巧」。如前所說，無論如何「善巧」，「善巧方便」之「善巧」乃是對聖者（佛菩薩）之化他的形容，而星雲大師「靈巧」則不然，其著眼的不是處於化他角色之聖者，而是自修角色之「行者」。如按星雲大師的說法，一個菩薩行者即應是一「靈巧」之人。自然，星雲大師有專門以「靈巧」為題開示化人，如前引之《迷悟之間・學習靈巧》，但更多是基於「靈巧」之理念，應景而言，隨機點化，此本身即是「靈巧」的表現。

在此，筆者注意到，星雲大師之「靈巧」法尤在三個方面有特別表現，其一是善於讚美，其二是人間佛教表達的「藝文」性，第三則是巧用時間。其中，「善於讚美」是直接涉及對「人間關係」的處理；而「藝文」性則既是「藝」之「絕妙」本身的表現，也是對「藝」、對時代之機的「巧妙」藉用；至於「巧用時間」，則在於巧妙地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時間（其實也就間接關聯到「空間」），故根本關涉對自我生命最大程度的開發。

（一）善於讚美
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既然是立足於人間，則高度重視體現人間根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本性的「人際」關係，要對之做出最正面、最善巧的處理。人際關係無非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因不同時代、不同角色、不同場景而有種種不同表現，但無論是古代世界偏於差序的「五倫」，還是現代社會側重平等的「同事」，其實質還是自我與他者的關係，也就是「如何對待別人？」的問題。

對於古代社會來說，由於「身分」意識更強，「整體主義」價值觀占主導，故人際關係的平衡有一「禮」的調節；但於重「個體主義」的現代社會，人人「平等」，人人有追求自我發展的強烈願望，人與人之間由於競爭而引發的衝突更為突出。那麼，如何才能有效地處理自我與他者的「人際」關係呢？對此，星雲大師對佛光人之要求中提出要有一顆「靈巧慧心」，「因為有了『靈巧慧心』，則能隨時照顧關心別人的感受和需要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」。⁴

一個人能夠照顧、關心別人的感受，這是一種修養，是難能可貴的；若一個人「能夠隨時照顧關心別人的感受和需要」，則是一種功夫、一種境界，難乎其難。因為凡人均有「我執」、「是己之心」，總是從自己的立場、感受出發行事處世，即便或有「善解人意」之舉、隨喜讚歎他者之行，也難以周全地「隨時」照顧、關心別人的感受和需要。自然，星雲大師作此一說不是不經意地「泛泛」而說，乃是洞達了人心之運作機制，深察了人心之負面處，故決計要對治此負面之心，以此作為人間佛教修治之場域。

凡人心之頑劣，如何巧妙地對治呢？星雲大師從「言語」入手，提倡「讚美別人」，尤其是要「巧妙」地讚歎。俗話說，言為心聲，好話令人面生喜悅，惡語則讓人心生瞋恨，故言語當慎之又慎。然

4. 星雲大師：〈佛光會員要有六心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729。

我們要就此「一言不發」，沉默是金嗎？抑或反向而為，極盡讚美之能事，甚至不惜甜言蜜語，阿諛奉承？均非也。「言語」作為「行」，在此是非評價世界中，如何出言而不「揚己辱人」、「利己損人」，反而真心讚歎、助推別人，同時不令對方有尷尬不自在感，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，也是一門學問、一項藝術。星雲大師深諳此道，時時行之，時時演示。如大師在其口述之〈我修學讚歎法門〉中說道：「讚歎要講究巧妙，能讓人回味的讚歎，往往不落俗套，是有智慧、有內涵的。」⁵

凡人能口出善語，讚歎別人，已是一隨喜功德之行，然若此讚歎之語只是「套話」、「俗語」，不免令人感覺乏味、無趣，且多少說明讚者之讚只是表面「形式」化的讚，沒有真正用心去感受、認識受讚者之德行。如此，讚歎別人雖對維持良好人際關係有益，但停留於此是不夠的，還要求講究藝術，能「巧妙」地「讚歎」別人。那麼如何「巧妙」地「讚歎」別人呢？其評定的標準在哪裡？星雲大師給出一個基本的判定標準，即「不說破」：「當今最高明的禪門教育，所謂『不說破』；即退而求其次，指東說西；再退而求其次，以鼓勵代替責備。」⁶

所謂「不說破」，也就是「說者」對於「他者」之「評價」乃是「精準」的，但點到為止，保留一回味之空間。若達不到這樣的境界，退而求其次，則「說者」要避免「直抒胸臆」，而是以修辭來迂迴、間接地「點示」對方；再不行的話，也不能直接以責備之語加諸於他人，仍當以鼓勵之語勉之。顯然，星雲大師在這裡乃是

5. 星雲大師口述，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：《貧僧有話要說》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5年，頁505。

6. 同註5，頁507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借禪宗教育之法說明，禪師即便是要「批評」別人，也是有一「靈巧」之法，不會硬生生地就事論事，而是有「修辭」之技巧。設若教育、批評別人時尚且如此，則讚歎別人亦然，要有讚歎的藝術，讚美要巧妙，有智慧。

（二）「藝文」性

從對現代媒介的借用看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表現出對「藝文」的高度重視，無論是詩歌散文、繪畫音樂，還是書法雕塑，均可作為人間佛教教化之善緣而被使用；不寧唯是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與「藝文」之關係乃是內在的，後者不只是作為前者的「方便」，且就是人間佛教「靈巧」性特質本身的表現，這從享譽世界的佛陀紀念館、遍布世界各地的佛光美術館，以及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雙月刊不難看出。事實上，從星雲大師來台弘法之始，藝文即以一令人意想不到的形式與佛教結合，由此展現了「靈巧」的佛教人形象。

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是結合論文與藝文的佛教刊物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首先是通過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我們看到一個佛教文藝青年表現出對「生活」的熱情、對「人間」異乎尋常的重視，其開放的心靈要求其肯定文藝的價值：

我們即使說：站在宗教的立場，擺出道學的態度，還是說些和善的好話；但佛教中，除了那些麻木不仁的教徒以外，凡是一個關心佛教，對佛教具有抱負和熱忱的人，哪一個沒有這種心理。文藝的價值就是敢於刻畫大眾想要說的話。⁷

文藝既然是對人類情感之表達，為大眾「喜聞樂見」，則其「人間性」是不容置疑的，故佛教之弘法傳布不僅不可離開「藝文」，且自身必須表現出「藝文」之氣質。由此，我們看到，在初期駐錫宜蘭組織「宜蘭念佛會」時期，星雲大師一改舊有之佛教做派，別出心裁，組織青年成立了佛教歌詠隊，以此展開弘法活動。佛教五明中本有「聲明」，在華傳布自古即有「梵唄」讚頌之傳統，但以佛教歌詠隊形式展開弘法布教，且堅持不懈，終成一格，這的確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特別開創的一個新傳統。對於此點，星雲大師在與徒眾的信函中頗有表現，如其在 1955 年 10 月 18 日弘法途中給慈惠法師的信中，介紹了其與 4 位青年在田中社頭的弘法情況：

我們四人乘了來迎接的吉普車，那天晚上布教，聽眾之安靜，人數之眾多，從屏東來還不曾見到那樣。慈珍教歌，學唱的聲音響徹雲霄，真可說「佛歌入雲霄，梵音驚迷夢」了。慈珍又唱了「鐘聲」，也博得熱烈的鼓掌，慈容也很

7. 星雲大師：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7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好，我看她很親切的和一位老太太談話，我真歡喜。⁸

星雲大師以美妙的佛曲音樂感動人心，度化世人，其最真切地感受到了音樂的魅力。正如其日後在《人間音緣》的序中所說：「音樂的攝受力，感人肺腑，動人心弦，是人類最美麗的表達形式。」⁹

隨著以歌唱讚揚佛教形式的發展，對於音樂在佛教教化中的作用，星雲大師有更自覺的意識與明確的要求：

（一）佛教音樂今後不能給寺院和僧團所專有，佛教的音樂應走向大眾去！

（二）佛教音樂今後不能光是讚偈之類，佛教的音樂需要創作再創作！

（三）佛教的弘化者，今後要多多提倡音樂，要用音樂來接引青年的信仰！

（四）佛教弘化的道場裡，最好都能有佛教歌詠隊或聖樂團的組織！

（五）希望今後佛教的歷史上，多出現幾位音樂家的馬鳴菩薩和弘一大師。¹⁰

這真是極為前衛與時尚的想法，考慮到時至今日佛教一般呈現的絕塵棄世的形象，我們不得不欽佩星雲大師的靈巧之心。事實

8. 星雲大師：〈環島布教途中信函〉，《人間佛教書信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755-756。

9. 星雲大師：〈《人間音緣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頁390。

10. 星雲大師：〈《佛教聖歌集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頁74-75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上，這些希望與主張雖然是星雲大師多年後的歸納與總結，但其在宜蘭佛教歌詠隊創立初期已有醞釀與初步展開，特別是關於佛教聖歌的創作，其時即已頗有成績，宜蘭念佛會就油印過佛教歌集：

四十三、四十四兩年間，廣慈、心然、若水、煮雲、心悟、成一等諸法師，都曾努力的寫詞，李炳南居士也有歌詞在「菩提樹」上發表，名音樂家楊勇溥居士更是功德無量，他的曲譜應了當前佛教急切的需要。¹¹

宜蘭念佛會編的聖歌集曾多次翻印並有增訂，「因歌唱聖歌者日多，雖然再版數次，仍嫌不敷流通」，故近後來又由佛光出版社增補再版，這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「靈巧」性的最美好見證。

（三）巧用時間
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處處體現出「靈巧性」，但若說最受用、最能充分開發生命潛能的靈巧之法，莫過於「巧用時間」。毫不誇張地說，星雲大師一生將「巧用時間」發揮到了極致，從而真正地踐行了人間佛教對「生命」的關懷。

人之一生乃是在時空中度過的，生命的展開相應於時間的開展，故如何處理時間，如何「妙用時間」，實關涉到生命樣態之高下與潛能實現之充分與否。常人固執於機械的、制度化的時間，以此「制度化」時間來安排生活、安頓生命，這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，「到什麼點做什麼事」，應該「合理安排時間」。「合理安排時間」，這自然是對的，沒有問題，因為一日之中有朝夕之別、晝夜之分，晨起暮歸，不違天時，不僅合乎自然，且有利生命的安息

11. 星雲大師：〈《佛教聖歌集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頁 74-75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調整。然萬事不可機械，若以「時間」乃是一固定的、不可變之節點，執著於何時做什麼或一天之內只能做些什麼，以此為「合理」，則生命也就被「制度化」的時間所捆縛，其潛能的實現也就難以達到更充分的程度。

相較常人對「制度化」時間的恪守，星雲大師對時間有一特別的理解，故而有一非常「靈巧」之使用。首先，不同於常人之「惜時」，星雲大師對時間抱持「管理」的態度，這是很別致的。常人之「惜時」主要出於這樣一種考慮，即「時間」是有限的（所謂「一天也就這麼多」）、固定的，所以要「抓住」時間，只能靠「省」，將其他的時間省下來，用來做更有價值的事情。珍惜時間，這自然是沒有錯的，俗語有云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，但光「省」還不夠，且因為過分的「省時」，有時還無益於身體健康。星雲大師之「巧用時間」自然首先要求「珍惜時間」，其自曾云「每一天，我都在分秒必爭，精打細算中度過」，但不止於此，星雲大師乃是從「管理」角度看待時間的「分配」。所謂「管理」，其實也就是對人、物資源進行有效配置，不同的配置，其效用不唯有明顯的大小之別，抑且有意想不到的正反之異，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巧拙之別吧。

且看星雲大師如何理解對時間的管理：「時間的管理，要有正當性、建設性和成績感。」這是星雲大師對管理時間的一個總的指導原則的定位。再看大師如何做到「管理時間」：

由於我懂得利用「零碎時間」，所以，無論是坐火車、坐汽車、坐飛機、坐輪船，無論要花費多少時間，路程多麼曲折輾轉，我不但從未感到時間難捱，反而覺得是席不暇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。¹²

對於星雲大師來說，其實並未有所謂「零碎時間」，與其說這些旅次中的停頓暫歇時間是「零碎時間」，毋寧說，這些時間恰恰是可自由支配的大塊「有效時間」，但其「有效性」的實現端賴於你的有效管理。

作為一弘法「旅人」，星雲大師乃是「人在旅途」，深諳人始終在「旅途」之理，故無有休歇、鬆懈之意，反生得自由支配時間的喜悅，這真是不同於世人旅次中之放鬆、懈怠常情。

既然旅次之時間不被認為是「零碎」的、無可用的，則星雲大師也就成為時間的主人，最大程度地對時間進行了有效管理。當然，星雲大師之巧用時間、善於管理時間，與其對時間的理解密不可分。正如上面所說，常人的時間是「機械」的、「制度化」的，而星雲大師的時間是「自由」的、「靈動」的，如其所言：

會運用時間的人，他的時間是心靈的時間，因為能夠從心自由，達古通今，所以他的生命展現了泱泱宇宙的全體大用。不會運用時間的人，他的時間只是鐘錶刻度的時間，由於受到鐘錶指標的支配，一小時不會多，一分鐘不會少，因此他的生命渾渾噩噩而渺小有限。¹³



懂得利用，「零碎時間」就是可自由支配的「有效時間」。

12.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中冊，頁 207。

13. 同註 12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星雲大師從靜態、「規定」的「制度化」時間的束縛中擺脫出來，拆解了「時間」的固定性、限制性，故而能從「施行」的角度利用、管理時間，從而成為時間的主人，成為生命潛能的開發者。此之管理時間之法，真可謂靈巧至極。

三、禪者與「靈巧人」

以上，我們論述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種種靈巧之法，凡此皆可理解為「靈巧」之「用」，那麼此「用」所依之「體」為何呢？此即禪之般若智慧。一個人間佛教的「靈巧人」，也就是通達般若空性的「禪者」。

作為當代佛教行者，星雲大師對中國傳統佛教形態有深刻反思、檢討，但並不抱一否棄態度，也不以狹義宗派傳人自居，相反，其以開放包容之心態對諸宗之教的思想精華皆有吸收、借用；然我們不得不說，星雲大師對「禪」有特別的體認與推崇，正因為「禪」根本地是「生活禪」、不離世間，故而其成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的內在來源。¹⁴

禪之根本在於證悟般若空性而「不離世間覺」，故具有般若智慧的「禪者」當是「即世」而不「染於世」，其不是枯扁的「呆板人」，而是灑脫自在的「靈巧人」。

首先我們來看星雲大師對「禪」的定位。大師在這方面的言說很多，我們這裡稍摘幾段文字：

禪是人間共有的寶藏，禪是人間佛教的根本。禪不是從知

14. 李芝瑩教授給出了「佛光人間生活禪」之說。見氏著：〈從《星雲禪話》探究佛光人間生活禪的內涵及實踐〉，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第31期，2021年1月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識上去理解，無法以知見了達，它必須從生活中去修行、體驗，它是從矛盾中可以統一，從差別中可以交流。¹⁵

禪，不離生活，這就是生活禪。¹⁶。

說禪不離「生活」，乃是「生活禪」，這自然不是一般意義上說禪就是「生活」，而是說禪正是在「生活」這一場域中歷練而得。但不寧唯是，既以「生活禪」名禪，其實牽涉到「禪」與「生活」之間的一種比擬性關係的建立。

何謂「生活」？一聽到「生活」，我們就想到了「煙火氣」，確實，生活總是關聯柴米油鹽醬醋茶，要打理婚喪嫁娶，處理迎來送往，故生活無非就是指人基於自我生命的維繫、持存而展開的日常人際關係運轉狀態。生活是很「煙火氣」的，也是很「接地氣」的，其自是有情有理的，但也總是處於是非人我爭執之中，因為要處理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雖然如此，「生活」乃是有「生」，有「活」，故又是活潑、靈動的。「生活」的這種活潑、靈動，其實與「生活」的敞開待定、模糊不定有關。因為儘管我們可以說「生活」是很「煙火氣」，但生活不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，其始終有一些我們未曾觸及的因素，存在矛盾與差別，葆有某種不被「確定」的神祕性，從而無法對其作一概念模式化的把握。故有時我們藉助譬喻、象徵，如用「生活就是一場遊戲」、「生活就是賭博」等隱喻來表達對生活的理解，但這也只是偏於某一維度視角，而無法涵蓋生活的全部。

既然「生活」具有敞開性、矛盾性、模糊性，難以被概念模

15.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12。

16. 同註15，頁15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式化地規定，則「生活」的開展不是基於理論指導、概念先行，而是從「實踐」出發。從「實踐」出發的「生活」乃是活潑、靈動的，因為由此，以人際關係為主導的生活世界的展開具有一「靈巧」性；從「概念」出發的生活則是呆板、捱著過的，因為由此，以人際關係為主導的生活世界的展開不具有一「靈巧」性，而是很「笨拙」。與「生活」相應，「禪」具有「實踐」的品格，其不是理論知識，而是實踐智慧。故說「禪」乃是「生活禪」，乃是就「禪」具有生活的「實踐」品格、具有「靈巧」性而言。正如星雲大師所說：

禪不是刻板，不是呆坐，禪更不是墨守成規。禪是活潑，是幽默，是方便，是靈巧；有方便，有靈巧才是禪。過去古代的禪師大德，他們揚眉瞬目、舉手投足都是禪，甚至一言一行、一思一想無非中道，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無非禪心。所以只要我們有了禪心，再看世界、看自然、看萬象，一切都充滿了禪機，充滿了妙趣。¹⁷

所謂「禪」具有「靈巧」性，那是因為「禪，不是知識，是悟性；禪，不是巧辯，是靈慧」。¹⁸ 禪之為「悟」，旨在跳出概念知解，拆解思量分別，故其乃是一「實踐」性的智慧，且是一靈動性之「靈慧」，而非概念性的理論表說。若說「禪」不是「知識」，而是「悟性」、「靈慧」，則亦可說：禪乃是一知道「如何」（knowing how）之知，而非知道「什麼」（knowing that）之知。¹⁹ 當然，說

17.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頁 25。

18. 同註 17，頁 21。

19. 【英】吉伯特·賴爾著，徐大建譯：《心的概念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 年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「禪」不離世間生活，也同時是說「禪」的智慧只能通過對「生活」的體驗、歷練才能獲得，正如星雲大師所說：

禪者在衣食住行的生活裡，是離不開作務的，如同魚離不開水，樹少不了土，生活作務是禪者的道糧，很多禪師都是在彎腰劈砍，直身挑擔之間開悟的，要工作、要務實、要體驗、要磨心志、要刮骨髓，人生不經過千生萬死，不能體會萬死千生，怎能入道呢？²⁰

生活作務是禪者的道糧，正是即就此敞開而模糊不定的日常「生活」、即此「當下」而參究，不落於對概念化日常語義世界的自性之執，行人才能拆解概念知解、去除思量分別，而證達般若空性，捨此並無他途。

事實上，星雲大師對「靈巧」如此青睞有加，最終對「禪」之智慧風光作了一最簡潔明快的定義：「禪，就是靈巧。」在〈禪的智慧風光〉一文中，大師說道：

禪，就是靈巧；空，就是靈巧；般若，就是靈巧；覺悟，就是靈巧。趙州禪師的「小便去」，就是靈巧；古靈禪師的「有佛不聖」，就是靈巧。《六組壇經》的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是仁者的心動」，《楞嚴經》的「論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」，都是靈巧。²¹

一言以蔽之，「靈巧」就是般若空性之慧的施行之用。

20. 星雲大師：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頁 132。

21. 同註 20，頁 164。

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—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「靈巧人」形象

結語

「靈巧人」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給出的一個最別致的、最有趣味的菩薩行者的形象，其最徹底地體現了人間佛教「人間性」的品格。「靈巧人」靈巧之本在於禪之空性靈慧，而靈巧之用則在於世間生活中，以靈慧之心，貫徹佛教仁學原則，最圓滿地成就人間因緣，最大程度地開發生命之潛能。從「善巧」到「靈巧」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應當代之時機，將依從於「方便」之「善巧」轉化為具有獨立價值之「靈巧」，將「菩薩行」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層次，真可謂「靈巧」矣。



佛陀曾經對弟子開示：「修行如彈琴，弦太緊會斷，弦太鬆則彈不出聲音，中道、平常心才是悟道之本。」做人處事也是一樣的道理，話不可說絕，事不可做盡，要留給彼此一些轉身的空間，為人際之間建設一片清涼淨土。——《人間佛教語錄》